

共產黨員變佛教大師

陳健民在獻花岩閉關記

● 洪碩彥 · 文祖貽

湖南省攸縣漕泊鄉有個獻花岩，在古代就是一個十分聞名的岩洞。《攸縣誌》載：相傳嚴仙會眾仙於此，白鹿啣花來獻，因名。

國際佛教上師陳健民，一九四五年春至一九四六年六月，入居獻花岩，閉關修行。對於他入關前後和岩居生活方面，有著許多感人的事。但是他為什麼來到這裡修行？人們說他是一種緣分，其實也是一種巧合。

和毛澤東等搞革命

陳健民是個才子，湖南攸縣城關西街人，生於一九〇四年。早在一九二三年畢業於湖南一師，與余來是好友，余來在長沙公益職業學校師範部唸書時，兩人經常參加由毛澤東、何叔衡等傳播馬克思主義

的演講會。一九二三年暑假期間，余來、陳健民、胡端生三人在攸城東門介庵開會商議推動共產主義革命。一九二四年陳健民與歐陽益等進廣州黃埔軍校，並參加北伐。長沙馬日事變清共，余來（時任中共攸縣支部書記）被何鍵部下許克祥逮捕處決，相繼陳健民與歐陽益等也被捕入獄。兩個月後歐陽益處死，陳健民由陳氏春塘家族三百人具保出獄。共黨武裝革命失敗後，他就以教書為業，正當他處於悲憤、苦悶、徘徊的時候，西康諾那活佛來湖南講學，他好像重見到了希望。他說命運決定我，沒有官路，只有佛路。而且認為，只有佛祖，才能濟民。於是便拜諾那為師，灌頂修行，步入佛門。之後辭去了教職，漫遊四川、西藏精研佛學、廣涉顯淨禪諸宗理論。十五年來一直堅持在四川、西

藏拜師學佛，閉關修行。到一九四四年，國難臨頭，日寇侵佔了大半個中國，湖南也無幸免。他想著妻兒子女怎麼辦？不安的心情驅使他，於四月匆匆返回家鄉。

是時攸城兵荒馬亂，喊聲哭聲不止，惶恐淒涼。三天後，攸城淪陷，日寇橫行，他家的房子連同整個街舖隨著寇火付之一炬。足還未停穩，便攜妻扶子隨著人流逃出縣城，飄流四方，東躲西藏，好不容易來到湖廠岳家落腳。此時此刻，他悲憤已極，仰天長嘆：「傷心最怕飄流苦，吟到無家淚不支。」

烽火逃難閉關修行

國難難不了陳健民閉關修行的決心。他到何處去閉關修行呢？請看他自己的記載吧：「乙酉（一九四五年）春，始得安

頓家人於東鄉岳家，余即閉關於天龍岩，此岩口有小庵，爲內人之外祖母所建，終身習定於此。後來夢示一岩，中有石屏風，其前石座上，鋪單比自謂我將來此關」。他就是這樣先到天龍岩，然後轉移到了獻花岩。

陳健民獨自僅帶一床草蓆，九件舊衣和一只鑊罐，跋山涉水來到距岳家五十多里的漕泊，住進了獻花岩。幽靜的花岩，柔和的春風，使陳健民憂慮頓減，心情漸漸地安定下來了。岩居得到了自慰，也有了自歡，臉上浮現了笑容，於是他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不愁家破百千次，卻喜花岩獨自棲。」

獻花岩除了少量的岩泉和整體石塊以外，其餘一無所有，這就給陳健民的岩居生活帶來著諸多不便。但他不以爲然，他說創造岩居條件，是最容易、最簡便不過了。他就地取材搬來一些石頭，選擇一塊地勢稍高，而且又比較平坦的地，塞塞補補成了一張一米寬、兩米長的石床，夜眠七尺就算到位了。至於禪壇、桌凳和柴灶也都是用石頭疊成的。他望著這樣一個岩居家室，情不自禁地把它描繪下來了：「長石鋪床寬當桌，矮平似甕不須鑿；昨來

見石扁而圓，天造枕頭同睡覺。」

洞中日月三不守則

陳健民閉關修行，既是禁口不說話，又是四季不離洞的。所以他的糧食和菜蔬，就全靠他妻子託她的姐夫洪鑫科代給。

洪鑫科住在新漕，距岩洞有十多里路。鑫科事忙，就囑咐小女孩洪呈麟給他送米送菜。洞內沒有鍋，沒有鏟，也沒有菜刀，因此他從來沒有單獨炒過菜，總是將米和菜混合一起用鑊罐一次煮。他說修行人只圖肚子壯鼓，不問滋味好壞。生火用的柴是自己上山檢來的，他說檢柴是件容易的事，岩洞周圍到處都有，檢枝條不需用刀砍，易燃火旺。所以他常常說笑：「近水依柴當路筭，拈來容易不須還。」有時當他生火做飯的時候，那些扯豬草的婦女路過岩洞，前來窺視，笑他幾根柴煮不熟飯。他不吭聲，待她們走後，他自己笑話自己：「秋姑笑我三根柴，也有濃煙出小齋；我欲三根都不用，無煙無火好安排。」他就是這樣自得其樂，自由自在過日子。

陳健民初到獻花岩時，當地的人們看到他如此模樣：「一下下山走走，二不與人交往，三不開口說話，感到十分驚奇，議

論紛紛。有的說他是啞巴，有的叫他是瘋子，有的笑他入了魔。而且他們常來笑罵他、卑視他。但是他認爲自己是個出家人，能忍則忍，能屈則屈。常是這樣勸戒自己：「只爲修行不倔強，恩仇婢僕當親娘，偶遭笑罵如無事，恰似東風過耳旁。」

正在這時，學友賀湘楚、尹輝、彭秀實、親戚洪碩彥等到獻花岩看望他，問及住居這裡有什麼困難沒有，他使用枝條在地上劃著示意：「什麼困難也沒有，只是有些人不理解他，常常笑罵，影響修練。」賀湘楚等下山向人們作了解釋，說明了他的身世，他的一貫爲人和來這裡岩居的原因以後，人們卻變得格外尊敬他、憐惜他、關心他了。有的常來給送菜，有的給他送米，插田、過年、過節，還送來炒熟的肉、魚等佳餚。當他在參禪打坐的時候，來者把食物放在洞口便轉身而去。對於岩鄰這種關心和體貼，他感激不已，自責地說：「只爲修行似薄情，受人施捨不知名，杜門未識誰相送，禁語何曾謝一聲。」陳健民雖然閉關禁語，逢人不開腔，但是他還是結識了一些新朋友。岩洞下面不遠的金仙觀里，有個做飯的道友趙松月，只要他拍拍手掌或是做做手勢或敲敲竹竿，就

馬上前來幫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比如瀝水季節，洞裡岩泉乾枯，趙松月就給他送水上山；火柴受潮不能打火，給他送去火種。新漕郵政所有個叫李天祥的鄉郵員，別人的信件總是讓別人自己到所裡去取，唯有他的信件，就不按這個規矩，而是親自上獻花岩交到他的手中。他尊稱這個鄉郵員為郵翁，並感謝他「不把先生當俗客」。

適逢生日妻子探洞

十月十八日，是陳健民的生日，他的妻子陳湘澈獨自提著禮物前來祝賀。一別半年有餘的陳健民，在岩洞夫妻聚首，心裡是多麼高興，拉著妻子坐到自己的身旁，說長問短，然後燒茶做飯，殷勤招待。他在高興之餘又有些抱怨，他說他妻子不應為他生日而來，湖廠到花岩這麼遠，又要爬山過坳，還要經過無人煙的十里長沖，而且那裡常有虎狼出沒，很不安全，真是太冒險了。但是他又想到妻子也是一個佛教居士，既來了也好，可以體驗岩居修練的功效，和嚐嚐岩處生活的苦樂。一恍又是七天了，陳湘澈爲了孩子們（兩男一女）的照料，又要向丈夫作別。這時陳健

民又難過起來，欲留難留，夫妻雙雙依依不捨，只好淚灑岩林。送走妻子之後，思緒久久不能平靜，於是寫下了一首復別詩：「獨處深山伴野梅，何勞爲我生辰來，憐卿未賞岩居樂，注目送卿未忍回」。

陳健民有了親朋的關心和岩鄰的接濟，在岩居生活方面，算是可以過得去的。但是還有少餐斷炊不時發生，有時因爲洞中潮濕，火柴難燃而一時斷炊。有時因身體不適，懶得生火而自我斷炊，他是無所謂。因爲一來他可以求之有助，二來也可以三餐改爲兩餐，兩餐合併一餐吃。但他所耽心的是，國難當頭，民間糧食奇缺，又正遇上青黃不接，借貸無門，拿錢買不到米。儘管親朋，岩鄰想設法接濟，總難免不出現等米下罐。這樣的斷炊雖然是極少現象，但畢竟是件麻煩事，只能上山採野菜充飢，或是喝上幾碗岩泉水，或是「飲空長嘯嶺頭風」了。的確他飽嚐了國難、災荒的滋味，也深感這號日子的難熬。「移來無數黃金土，難買青黃不接糧」。

斷炊罹病氣功健身

陳健民在這閉關修練一年多的時間裡，不僅飽嚐了斷炊的滋味，同時也受過疾

病的折磨。花岩春季瘴氣潮濕，夏季蚊子成群，秋季山風似劍，嚴冬酷冷奇寒。陳健民雖是不惑之年，身強力壯，但也有時被瘡疾、癬瘡等病魔纏身，尤其是癬瘡對他困擾更大，常使他日不能靜坐，夜難以安眠。可是他從不告人，也不求醫，因爲他是一個「既怯病之多端，又疑藥之寡效」的這樣一個人。「關裡生病誰來救」？靠自己，「清高人用清高方」。就是憑他過來十多年住居高原、岩林、村舍、墳地等生活實踐，自己上山採藥煎熬，和做氣功、靠按摩及各種運動，贏得了病癒。他說「瘡疾好對付，瘡疾怎能奈我何，寒瘰一起便吟歌」。又說癬瘡治療有山藥：「松皮浴罷飲荷湯，入夢山靈治我瘡」，似乎病魔對他來說是無動於衷的。真是平安成就古人無。難怪時至今日，還有岩鄰不知他生過病，說他是病魔不入的佛神。

悟道出關笑哭隨性

獻花岩「佛」了陳健民，陳健民以「佛」心向著獻花岩。一九四六年六月，陳健民決定出關了。他帶著留戀而沉重的心情說著：「花岩啊，別矣！」他摺疊了入關時帶來的草蓆、舊衣，提起用了一年多

的錦繡，然後環視了洞內的一切，心裡在問：我留了什麼沒有，我丟了什麼沒有，我什麼也沒留，什麼也沒丟。啊，只留下我用過的石頭和生火剩下的幾根乾柴（餘燼柴灰痕跡猶在）。出了洞口，他欲行又止，似乎想起了什麼，想起了常常陪伴著夜眠的小山鼠。於是又轉過身來望望，說了幾句惜別話：「瘦岩相處兩無猜，不待黃昏曳尾來，此去惟君能惜別，不問探首望重回」。

陳健民是個多情善感的人，出關後又被世俗風塵捲入到了悲痛之中。他來到親戚洪碩彥家，往事綿綿，他用手指著自己的脖子，傷心地說：「老表弟，當年我有幸留了這個『量米筒管』（指頸項）所以我還能活到今天，如今我是個視山上鳥群如家雞，相與雜處不驚飛的人，可是命運不好，這下國難又搞得我妻離子散、無家可歸啊！」洪碩彥開導他「你修行好，自有佛祖顧你的。」他點頭說：但願如此。

陳健民回到湖廠岳家，全家人皆大歡喜，會聚一堂，說說笑笑，慶賀他岩居參禪歸來。正當大家還在說笑的時候，他忽然說著，剛才我同大家一起笑著，這下我要讓你們一起同我哭起來。說罷，他哀聲

頓起唸起在獻花岩所作的一首國難篇。當唸到「長兒帶瘡走風塵，次子回宗苦憶親，妻在娘家女寄養，四方散處一家人」時，全家又嗚嗚地哭成了一團，氣氛十分淒涼。還是妻子最懂丈夫的心情，勸導說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沒柴燒，只要我我在，天大困難都能解。說得大家又高興起來了。

陳健民離開獻花岩不久，多次接關外來信，囑他出關赴印度。當時他的思想是十分矛盾：家人已是四方散，難定他年何處回，留下來難去也難啊！陳湘澈是一個深明大義的賢良妻子，便對他說：你是我的丈夫，但不是我私有的，而是屬於佛祖的，屬於如來的，屬於眾生的，家裡孩子有我來照顧，你放心吧！

由於辦護照拖延了時間，到一九四七年九月才啓程。陳湘澈送丈夫來到廣州，照了一張夫妻合影。誰知這張像片竟成了夫妻最後一次合影，往後再也未見月圓了。飛機在跑道下緩緩滑動，然後慢慢升上天空，陳健民先生坐在機倉裡從機窗口向南邊方向俯視，除了茫茫的白雲以外，其餘什麼也不見了。於是嘆曰：「早知今日還須別，應悔昔年望我回。」

印度修行亞美弘法

陳健民到印度後，繼續閉關修行，精研佛學，一晃又過去了二十五年，這些年間是在印度噶倫堡山城度過。一九七二年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邀請，出關離印，赴美弘法，遍走美國各地及台灣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香港、加拿大等地講演傳播佛學，成為赫赫有名的國際佛學家，成為了國際佛教上師。

他離家幾十年，從沒有忘卻親人與故鄉，而且更多的思念是獻花岩。陳健民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圓寂於美國。享年八十三歲。在他遺下的手跡中發現，常常把獻花岩與自己的身心連在一起，多處表達他對獻花岩的情感。有詩云：

何事世間樂不支，林泉好景令人思，
花岩惹得夢中淚，一直流成枕頭詩。
又云：「夢中唯有煙霞美，題到花岩便欲歸……。」

陳健民與獻花岩這段緣分，引起了台灣佛學博士徐芹庭、國際氣功大師吳民的極大懷念，一九九五年三月，一行二十三人來到獻花岩歇宿了一晚，大概以此表達他們對陳健民先生的思念與敬仰吧！